



夏衍作劇集之一

離離草

夏衍著

·開明書店·

離 離 草

一九四九年九月開明月初版

每冊四價・〇五

印刷者

書店明開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書店明開
人范洗代表

著作者

衍夏

有著作權*不準翻印

離

離

草

人物

蘇嘉十九歲。

馬順五十二三歲。

崔大吉十五歲，韓國少年。

崔承富五十歲以上，大吉的父親。

六平俊吉三十歲，日本移民。

黑田源三四十左右，移民班長。

張文西四十歲。

小偷，其他。

村山一夫三十，移民。

李麻子馬順家的「流活的」。

「我」二十幾歲，一個不肯說出姓名

的女性。

地點

吉林松花江流域，佳木斯東南約一百五十里，土龍山之東，八虎力河以北地區。丘陵森林地帶，平均海拔二百五十公尺，每年無霜期一百三四十日，作物以小麥為主，丘陵間溼地間或可作水田，農民兼事畜牧採伐。一九三一年冬，日寇開始「武裝移民」，就以這地方作開拓中心。十年以來，農民的武裝反抗與義勇軍襲擊，有效地抵抗了大規模的移民政策，「駝腰子金礦局事件」，「土龍山事件」等等，至今還是日寇移民談虎色變的事情。

時代

現代。

第一幕

馬順家的院子裏，四周圍着一圍土牆，右側可以看見屋子的茅草前簷，粗舊的柱子，糊着白紙的花格窗的門，雜亂地放置在簷下的農具——壞耙，滾子，腰子簍之類，正中靠右，穿過崩壞了一角的土牆，可以看見遠遠的天邊，聳立的樺樹，白楊，和點綴在道兒那兒的農民小屋。山間殘雪未消。左邊是門，閒置着的大車之類。

清明前的一個比較暖和的下午，太陽開始西斜，院子裏還留着一角陽光。

遠遠的傳來了一陣往地上送糞回來的大車聲音。之後，鶴叫，大車和拖車的人影過去，舞臺恢復到平靜。

村女裝束的蘇嘉，和她衣飾不相稱地拿了一本書，從屋子裏出來，走了幾步，用手掌遮着眩目的陽光，望着天邊。沈默。

她是一個多少帶一點憂鬱的少女，微微斜上的眉毛，長睫毛的眼睛，長頰臉，衣裝掩蔽不了她知識份子的特徵，特別是她的用語，聲音和舉動。長年的荒涼生活耗盡着她的青春，憂愁和想望消淡了她應有的歡笑，就外表看，似乎已經不止十九歲了。慢慢地，似乎已經成了習慣似的擡望了一

下遠方，輕輕地喘了口氣，把手結的毛絨圍脖兒緊了一下。

鶴噪的聲音。

李麻子拴好了牲口，拿着蓑簾子進來，跟在後面的是這屋子的老東家馬順，高個子，微微有點駝背，典型的北方武人容貌，黑臉膛，濃眉大眼，但是頭髮已經有點斑白了，玄布棉大褂上束着腰帶，拿着旱煙筒，紮腳，布鞋，談話老帶着命令人的口氣。

一進門似乎沒有注意到蘇嘉，口裏吐出了一口青煙，對李麻子——

馬 老李，趁天沒有黑，把剩在壟臺子裏的柞子拉回來吧。（又噴了一口煙）還有，王家溝的那幾日●地上，明兒還得去壓壓地，土疙瘩多得很。

李 （收拾着農具，順從地）是。（走到門口，回頭來）可是，老東家，前天送了糞的那堆●地，今年種什麼？

【馬順儘吸煙，沒有回答。】

李 （帶着笑）照理嘛，去年植了豆子，今年得種小麥纔好。

馬 （從嘴裏拿下煙管）哪來的種子呀？

李 喔。（稍停，笑着）要是當家的不高興去，我到「合作社」去登個記，好不好？

馬（停頓了一下，瞪着眼）種了還不是白忙？打了糧，是誰的？人家要你送到合作社去，你能說個不？

李那是。我說嘛，小鼻子辦事兒，實在辦得太絕，聽說楊家堡子趙大財主的幾十塊地，今年全長着青草，大概打算餽牲口啦。（笑）

馬（不打算講下去了）看吧，只要天道好，不下雨，遲一點種不要緊。

李（走）嘿，老東家，種點兒大把子煙①怎麼樣？後面大鼻子的那塊草甸子，去年全種了煙，賣得起價，到是挺不錯，混點零兒花也不壞啊。（下）

【遠遠的歌唱之聲，蘇嘉上前一步，遙望，馬順回頭來正看見了她。

馬（堆着笑）是你。

蘇（溫婉地）大叔去看了地？

馬唔，出去蹣跚了一下。飯好了沒有？

蘇（點頭）快好啦。

馬（望了望她的神色）老站着作什麼？儘望着天……

蘇（寂寞地一笑）大吉在唱歌兒。

馬 大吉？唔，那小高麗棒子（走到屋子門口）討厭。

蘇 （微微意外）爲什麼？

馬 不懂禮貌，到人家家裏來，老是連名帶姓的，蘇嘉，蘇嘉的。

蘇 （展顏一笑）那是，他說，這樣叫好聽，像個毛子女孩子的名字。

馬 嘴，中國人怎麼會叫毛子的名兒？（走了兩步回頭來）金姐兒。

蘇 唔。

馬 你——

蘇 大叔說什麼？

馬 沒有事……（指指她手裏的書）別儘看書，這麼細的字，看壞眼睛。

蘇 （微笑）不會。

馬 （若干嚴重地）我說，你以前唸的那些書，還是燒掉好，這幾天又來了一幫鬼子，說不定又會什麼檢查呀，檢舉的。

蘇 這全是些小說書。

馬 還是小心一點兒好，要有什麼差錯我可擔當不起，從前沒有「滿州國」的時候。

大清也好，民國也好，總還有個王法，如今晚兒，鬼子來了，他們什麼事情做不出來？

蘇
（很低沈的聲音）這，我知道。

馬
（略停了一停，感慨之態）當年，承蘇爺看得起，要你叫我一聲大叔，（停了一下）我哪一天不想起蘇爺！他臨走的時候，叮三囑四的……要我——

【蘇低頭，用手勢阻止他。】

馬
說實話，我怕。你耽在這個地方。

蘇
可是……（把以下的話嚥下去了）

【馬順還打算講下去的時候，圍牆外大吉的聲音——

大
蘇嘉——

【馬順望了一眼，正待進去，大吉已經興沖沖地闖進來了。這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高麗孩子，天真活潑，日本式的學生帽子，黑呢上衣，腰間束着皮帶，一隻似乎太大了一點的馬靴，一隻手藏在背後——

大
（流暢的中國話）噢，馬大叔，您好。

馬（隨便的點了點頭）您好，進來坐。

大 您別又。我給蘇嘉撫了點花兒。（拿出藏在身後的一束花來）蘇嘉，這你們叫甚麼的？

蘇（迎上一步）真美，哪兒來的？這是蘭草。

大 蘭草？我們窩棚後面的山坡上，多得很。（把花交給她）要是你愛，我每天給你送來。

蘇 那不用。（賞玩着手裏的花，斜睇了馬順一眼）大叔，我們東邊道老家花園裏，這幾天該開滿了花啦——

馬（不等她說完）咳，丟了的，老講着甚麼用？別想啦，好在這兒還有點草甸子——

（爲了轉換話題，對大吉）怎麼樣，你們很忙罷……聽說你們的鋸木廠很發財……

大 嗬，日本鬼要蓋木房，我爹忙得很，（天眞地）他忙啦我就可以溜出來，看看你們，串……串個（講不下去了，想了想，對蘇嘉）怎麼講的，前天你教我的那句本地話。

蘇 什麼話呀？串……

大 串個……那是拜訪的意思……

蘇 嘿，（笑）串個門兒。

大馬 （恍然之態，若干有點誇張）對了，串個門兒。

大馬 （禁不住笑了）你很聰明，本地話說得挺好。
（孩子氣的驕傲）我是本地人啊，這地方耽了幾年啦，可是蘇嘉纔不得了啊，我教她我們的話，教過一次，就忘不了。（爲了對馬順表示，拿下自己的帽子對蘇嘉）這叫什麼？

【蘇嘉若干嬌羞。

大蘇 說呀！

Mo-Za——

大蘇 （指指她手裏的花）這——

Got.

大馬 （對馬）怎麼樣？記性真好，蘇嘉，你學會了話，將來可以到我們國裏去玩……（在木堆上坐下來）好得很。我給你帶路。

大蘇 你們國裏？你——

大是啊，韓國是挺好的，美得很。
蘇你想去？

大（這愉快的少年也似乎憂鬱起來，嘟起了嘴）我不，可是爸真的想去呢，說，這兒也不比高麗好了，高麗有的，這兒全有了……

蘇那，（逗他）什麼時候走啊？

大（認真地否認）不走，不走。大家都勸他，爸爸的朋友，全反對他回去的。說，你回去了小鼻子就會要你們大吉去當兵。

蘇那，你還不是看不到你的國度啊。

大會的，蘇嘉，等我大起來，我就偷偷的回去看一趟……

蘇這樣想嗎？（若干理智地）大起來，還要偷偷的？

大唔，大家全說，平壤——那是我們的老家，漂亮得像你們中國的南邊，爸爸有一張畫片，那纔好看，爸看了這張畫老淌眼淚……數着氣說，大吉，只要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好啦。

蘇（安慰他）人上了年紀總會想家的，可是，你們在這兒不是過得很好嗎？

大好？誰說？前天一個鬼子到我家來，把我餵大的一隻鷄，帶走啦……

蘇（試他）你爸爸不是跟他們很好？給他們蓋房子……

大那有什麼辦法？這是買賣呀……（反問她）你，蘇嘉，你討厭日本人？

蘇你不討厭？

大（誇張的否認）我不？誰說？我打心眼兒裏，（看見李麻子進來，停了話）

蘇（笑了笑）打心眼兒裏……

李（把一大捆柞子放下，神色有點緊張）金姐……

蘇什麼事？

李兩個鬼子，怕是——

蘇鬼子？

李已經在門外了，您躲一躲，怕是來查戶口的。

【話未完，外面一陣鶴噪，叩門，差不多同時，六平和村山進來。六平俊吉(Musashi-Ichimochi)是一個瘦長漢子，戴黑眼鏡，知識份子型的面貌，神經質的動作與不斷的警戒着的表情。村山一夫(Murayama-Ichirō)，肥碩矮短，純感低能，八字腳，走路和站定的時候，意識的裝着

挺胸凸肚的姿勢。兩個人都穿着所謂「移民服」，卡其布棉上衣，繩着綢緞帶的騎馬褲，皮帶束腰，背着大旅行袋，拿一根木手杖。

六

（進門來，示意了一下村山，隨便做了一下脫帽的樣子）對不起，打這兒經過經過，進來休息休息的有。

李

（連忙上前一步，給他們端了一張條凳）你老人家累啦，請坐。

六

（客氣地答了禮，回頭對村山）講話呀，傻瓜！

村

（搔了搔頭，帶着傻笑，好容易說出一句話來）多謝，多謝。

六

（指着村山）他，滿洲話不會，當然，我也講得大大的不好，（對李）你是當家的？

李

不，不，我是作夥計的，我去請當家的……

蘇

（用手勢阻止他，但是李沒有注意到，於是上前一步）我去。

【正要進去。

六

（連忙招手）忙的沒有，姑娘，（蘇嘉站住，背着他）請坐。我們來，認認鄰居。（趨前打

算和她握手，蘇嘉勉強鎮定了自己，避開他，回過身來）

【李麻子趁勢匆忙地跑進屋子裏去了。

〔大吉輕輕地挨近蘇嘉身邊。〕

六 (伸着手) 我們新來新來的，請你照顧—— (蘇嘉緊張，臉上連一條筋肉也沒有動) 什麼 (突然，他的表情緊張起來，好像遇見了幽靈似的，差不多要發出聲來，但是當他發覺了蘇嘉一步步的後退而臉上浮出恐怖表現的時候，連忙把自己控制起來，用不自然的口吻) 請問，貴姓貴姓……

〔馬順和李麻子匆匆從裏面出來。〕

馬 (上前一步，嚴正地) 她是我的姪女，有什麼事情？

六 (心慌) 你的……

馬 (追問) 有什麼事嗎？

六 (若干狼狽) 嘿嘿，我們是開拓團的調查班，到貴處來開拓開拓，今後大夥兒，「五

族協和」，做朋友朋友的。

馬 那很好，(回頭對蘇嘉) 進去，姑娘們不能站在門口。

(低聲) 嘴。(回身進去)

大 蘇嘉！(要跟進去，看了看馬順的神色，站定了)

村

(走近失了神似的六平) Koitsu senjin kana?

六

(吃了二驚) 少講話。

【一瞬間不自然的沈默。】

六

(爲了打破僵局) 你的貴姓貴姓?

馬

(冷淡地) 姓馬。

六

貴處是?——唔, 你的哪兒人

【馬順微微一楞。】

李

(連忙帶笑地替他說了) 還用你老人家說, 當然是「滿洲國」人啦, 在這兒做莊稼已經幾代了。

六

(始終是心不在焉地) 很好, 很好, 我叫六平, Mussaka, 他, 村山, Murayama, 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的, 哈哈, 再見。(示意村山)

村

(不自然地) 多謝, 多謝。(下)

【馬順目送了二人下場以後, 回頭來, 蘇嘉悄悄地出來。】

大

(連忙迎上一步) 蘇嘉! 他——

馬 大

蘇嘉，他老盯着你——

(低聲)老東家，瞧樣子，這小傢伙倒還懂得規矩。

馬 大

(點點頭，繼續對蘇嘉)可是，你別怕，我爸爸說，這次來的不是兵，是移民。(停了一

下)喚，對了，我到旁家去打聽一下看怎麼樣，馬大叔，再見，(走到門口，又回來)蘇嘉，差點兒忘了，這是你的書，很好，可是有許多看不懂……。(從口袋裏取出一本書來交給她，蘇嘉強笑地接過來，點頭，下)

【李麻子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似的，站在馬順前面，但，看見他神色緊張，便悄悄地走進屋子裏去了。】

【沈默。】

馬 大

(望着蘇嘉)金姐

(擡起頭來)嗯。

馬 蘇

(凝視着她，漸漸地感到懷愴，好一會之後)金姐，我看你還是走的好。